

田 汉 剧 作 选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出版说明

本书是田汉同志一九五四年的自选集。这次再版是根据本社一九五五年版重新印行的，除版式的变更外，别无改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封面设计：于绍文

田汉剧作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民族印刷厂印刷

字数 290,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1/2 插页 3

1955年2月北京第1版 1981年2月北京第3次印刷

印数 10,001—24,000

书号 10019·328

定价 1.20 元



作 者 像

目 次

咖啡店之一夜.....	1
获虎之夜	33
江村小景	61
苏州夜话	71
湖上的悲剧	89
南归	113
名优之死	133
梅雨	169
月光曲.....	205
乱钟	223
回春之曲	253
阿比西尼亚的母亲	297
洪水	309
芦沟桥	357
后记	427

咖啡店之一夜

(独幕剧)

人 物 林泽奇——二十一岁，高等学校学生。

郑湘荃——二十二岁，泽奇之友。

李乾卿——二十二岁。

陈小姐——二十岁。

白秋英——十九岁，咖啡店侍女。

咖啡店主人。

饮客甲、乙、丙。

听差。

时 间 一九二〇年初冬。

地 点 某都会。

布 景 精致的小咖啡店，正面有置饮器等的橱子，中嵌大镜。稍前有柜，台上置咖啡、牛乳等暖罐，及杯盘等，台左并有大花瓶，正面置物台之右方，则为通厨房及内室之门，障以布帘。室前方于三分之一的地方，以屏风纵断为二，其比例为左二右一。右方置一圆桌，上置热带植物之盆栽。桌子对屏风那面，置小沙发一。余则置一二腕椅。左方置大沙发。横置两长方桌子，副以腕椅。室中于适当地方，陈列菊花，瓦斯灯下，黄白争艳。两壁上挂油画及广告画。壁涂以绿色。左前方开一推掩自在之门。

〔时为初冬之夜，左室一桌有数人高谈畅饮。盆中兽炭，燃得正好，侍女白秋英方为一客斟饮。

饮客甲 (举杯在手)啊……今晚喝得痛快。(对饮客乙)老陈你还喝不喝?

饮客乙 不喝了,我喝多了就头痛。

饮客甲 哪里!(一饮而尽)大姐!再斟一杯。

(白秋英斟一杯。)

饮客甲 (指饮客乙)你该再喝一杯吧。李白说得好:“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你今年讨了那么一个好老婆,不是人生得意的时候吗?好,再喝一杯。大姐,你替他满满地斟一杯。

饮客乙 (对饮客丙细声)建勋!别喝了。

饮客甲 (半怒)老陈,你自己不喝就得了,怎么劝他别喝呢?非
(对饮客乙)劝他不可!

饮客丙 (赔笑)我确是不能喝了。你问陈先生,我从来不会喝酒的。今晚因为高兴,所以陪先生喝了几杯。再喝可就要醉了。

饮客甲 醉了有什么要紧。……你们都不成。(对白秋英)大姐!还是你好。你陪我喝一杯。

白秋英 (微笑)先生,我不会喝酒,我喝一口儿就醉了。

饮客甲 那么,就喝一口儿。

白秋英 好,多谢先生。(她喝了一口)

饮客甲 哈哈,还是这一位姑娘来得痛快。我说姑娘,你今年十几岁了?什么时候到这儿来的?从前好像不是你在这儿。

白秋英 我今年十九岁了。是九月初来的,快三个月了。

饮客甲 听你的话好像是东乡人,是不是?

白秋英 是的。

饮客甲 我也是东乡人。你住在什么镇？

白秋英 清化镇。

饮客甲 清化镇？唔。清化镇的什么地方？

白秋英 藤萝村。

饮客甲 你贵姓？

白秋英 姓白。

饮客甲 你不是白仁山先生的同族吗？

白秋英 那就是先祖。

饮客甲 什么？你就是仁山先生的孙女儿？

白秋英 (点头)是。

饮客甲 你家里听说这几年很不幸。令祖去世之后，你们家里就分了家，去年听说令尊又去世了。(忽悟说得太伤感)
哦……你上城来了很好！现在世界大了，你们到外面谋一点独立生活，也是好的。

白秋英 先生您贵姓？您和先父认识吗？

饮客甲 我姓冯。从前在清化镇当过教员，和令尊很要好。令祖去世那年，我就上城里来了。我的小女现在也在城里念书。我家就住在前门横街第三街一百四十三号。
我哪一天来接你去坐坐。

白秋英 多谢老伯伯。我一定要来拜府的。可不知道老伯伯知道李明书先生家里的事不知道。

饮客甲 李明书？不是那贩私盐的李大胖子吗？

〔白秋英不语。

饮客甲 你跟他有什么亲戚吗？听说他做船生意发了财，现在搬到上海去了。

白秋英 他全家都去了吗？

都去了，不过听说他有一个儿子在本处念大学。

白秋英 不是那乾少爷吗？

饮客甲 就是那乾卿。他是在南华毕了业，转到这儿来了的。

白秋英 嗟呀，怎么我不知道！他进了大学？什么科？想一定是法科吧。老伯伯，他还好吗？

饮客甲 （望白秋英微笑后）还好！你问他做什么？

白秋英 我们在高小同学。他在南华念书的时候，我们也时常通信的。

饮客甲 你上城之后还没有会过他吗？

白秋英 我在乡下的时候，乾少爷写信给我，要我上城来进学校。说他快要毕业了，毕了业还回到城里来，可以招呼招呼我。家父亡故之后，我冒险上城里来。因为城里没有亲戚朋友，只好到这店子里暂时安安身，等乾少爷回来。老伯伯，好了！我这一下子可好了。乾少爷真要到这城里来了。我虽然没有会着他，他要知道了我的地方，一定要来接我的。……可是，可是乾少爷要是知道我在这样的地方他不会生气吗？

饮客乙 （插）他既那样爱你，怎么会生气呢？

饮客甲 对啊。可是白姑娘，在这里不也很好吗！在这一种空气中间，领略不尽的人生，还要进什么学校？嗟！说了好一阵话，又把酒忘记了。白姑娘，再替我斟一杯。你也再陪我喝一口儿吧。

白秋英 我不能再喝了。威士忌怪辣的。我只能喝一点儿葡萄酒。

饮客丙 我也爱喝葡萄酒。

饮客甲 你们都是只能尝尝甜味的，那里知道威士忌的好处。

(一饮而尽)啊。……痛快痛快! (看壁上钟)哦呀,九点钟了。(取钱)白姑娘,你算算该多少钱。

白秋英 一共五块九毛钱。

饮客甲 那么拿这十块钱去找来把。

饮客乙、丙 (同时)这里有钱,这里有钱。

饮客甲 (收钱)好,你们有钱。就请你们给吧。

〔饮客乙、丙红着脸尽是翻钱包……

饮客甲 得,还是让我做做东道吧。哈哈。

〔白秋英进内。

〔这时一颜色苍白的青年仓皇入内。白秋英由内面出来。

白秋英 清坐。(一面到饮客甲前)谢谢您。(找钱)没有想到今天晚上遇了一位乡亲。又听到了乾少爷的消息。老伯伯您时常上这儿来坐坐吧。我见了您就像见了亲人一样。

饮客甲 来的来的。我还要接你上我家里去走走哩。好,今天太晚了。我们少陪了。你在这里耐烦的过。这儿也很好,我很爱这一种生活。我看你也不用去找那乾少爷啦。

白秋英 是啊;不过他一定要来找我的。

饮客乙 对,他一定会来找你。

饮客甲 (带着哀怜的微笑)唔,说不定他会来找你。不过,你要记得,穷人的手和阔人的手始终是握不牢的。……你伯伯挣扎了半辈子,别的收获没有,就只得了这一点点经验。因为看不惯这个世道,而我自己又没有什么力量,所以我这几年也颓废起来了,烟也抽起来了,酒也喝起

来了，比起在清化镇的时候，自己也觉得象两个人似的。这样一个人，恐怕你也不愿意管他叫伯伯吧。

白秋英 没有的事……。

饮客甲 有了钱我总是花在这种生活中间。的确我很爱这里的这种风味。（停了停，指着隔壁说）我除这，我还羡慕一种生活，就是住在这隔壁旅馆的那位俄国盲诗人的生活。那个人你知道吗？

白秋英 不是上个月流浪到这里来的那位可崙思奇先生吗？

饮客甲 是呀。

白秋英 那位先生很有趣。大学里的少爷们，把他引到这儿来喝过好几次咖啡。他有一头黄金似的头发。说话的时候，总带着一种很凄凉的笑。他说话的声音，听起来非常的温柔。有一晚人家引他到我们这里来，他好像很高兴，喝了几杯酒之后，他一面弹着吉他，一面唱。起初唱了一支俄国的革命歌，唱得激昂的了不得。连我都想要跳起来丢炸弹去！

饮客甲 哦呀！

白秋英 后来又唱了一个歌，据说是一个王女殉情的故事。调子凄婉极了，他自己一面唱着，那双没有光的眼睛里面也流出眼泪来了。他们说从小离开了他的娘和他的兄弟，一个人飘流了许多地方。他到过缅甸，到过暹罗，到过印度，又到过日本，所到的地方，没有一处的政府不虐待他，不要撵他走，可又没有一处的青年听了他的歌，不同情他，不敬爱他的。

饮客甲 那位诗人的生涯真是一首哀歌；可悲的很，但是又可羨的很。你看一个被放逐的盲诗人，怀着吉他在异国漂

泊，不就是一首很动人的诗吗？哦呀，我今晚说了许多酒话，……

白秋英 哪里，老伯伯请时常过来坐坐。

饮客甲 好。老陈！拿帽子，我们回去吧。回头见。

白秋英 老伯伯慢走。陈先生您忘了手杖。

饮客乙 哦。多谢。再见了。

〔饮客甲、乙、丙退场。〕

白秋英 （至林泽奇所）哦呀！林先生真是得罪得罪。我刚才跟一位乡亲贪说了几句话，就把您给忘了。

林泽奇 没有什么。我只顾听你们说话也忘了叫东西吃了。

白秋英 好。我把这边收拾一下，就替您倒咖啡来。

〔白秋英收拾左室杯盘，暂退场。已而取咖啡复出。〕

白秋英 （替林泽奇摆好）让您等得太久了。您昨天晚上回去没有醉吗？您一个人喝了那么多酒，我很替您担心哩。

林泽奇 昨晚有点醉了，回宿舍去还找错了门，和电线杆碰了一交。可是没有什么。喝醉了把心里弄得迷迷糊糊的倒也很好。

白秋英 怎么您这一向不跟郑先生一块儿来呢？从前您俩不是常在一块儿的吗？

林泽奇 将来或者还一块儿来。现在我就爱独自一个人到这里来坐坐。你知道他的性格比我强，他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总是感着一种压迫。我呢，人家用慈爱的手来碰碰我，都恐怕要出血，怎么能受得住他那么重的刺激呢？他们常说我的感情是爆发的。我现在就想独自一个人来爆发一下……白姑娘，咖啡不喝了。你替我拿一瓶威士忌来。

白秋英 林先生喝啤酒吧。威士忌喝多了不好。我才喝了一口儿，到现在还不好受。

林泽奇 拿来吧。你怕我不给钱吗？

白秋英 不是那样的话，我看林先生也不象会喝酒的呢。

店主人 (掀帘) 秋英！客人要啤酒拿啤酒，要威士忌拿威士忌，只管在那里罗唆什么。(掩帘)

白秋英 是。(取酒来很事务地) 林先生酒来了。要不要什么下酒的菜呢？

林泽奇 什么也不要。秋姑娘你能陪我谈谈，我就很感激你了。

白秋英 可是您叫我谈什么呢？我是一个极平凡的女子。文学美术的知识一点也没有。

林泽奇 正因为秋姑娘不懂得那些事，正为秋姑娘是一个纯真的女子，所以我才愿意和你谈谈。好。你也来喝一杯吧。(自饮一杯，象苦得很的样子)

白秋英 多谢。我不能喝了。您自己慢慢地喝吧。

〔林泽奇又勉强喝了一杯。〕

白秋英 林先生，我真有些怀疑。

林泽奇 有什么使秋姑娘怀疑的事呢？我倒很想知道。

白秋英 多着呢。第一就不懂你们这些少爷们，到底为着什么不去好好地读书做事，却要到这里来拚命地喝酒。喝起来很舒服也罢了，偏又象吃黄连似的。

〔林泽奇黯然无语。〕

白秋英 我说错了，得罪得罪。我因为看见过好几个您这样的少爷们，也象您一样地喝酒，我想这杯子里一定藏着我不能了解的东西。

林泽奇 秋姑娘等到我成了槁木死灰的时候，再来答复你吧。现

在我心里难过得很。

白秋英 什么事难过呢？

林泽奇 你别问吧。

白秋英 为什么不要问呢？他们喝酒的少爷们十有九是说什么失恋失恋的，不是我说一句笑话，难道您也失恋吗？

林泽奇 ……我只知道我是一个没有资格爱别人的人。

〔白秋英细思。〕

林泽奇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成了一个迷了路的孩子。

白秋英 ……那我就劝您早些发见您要走的路吧。林先生，忧愁中间不是我们年轻人久呆的地方啊。

林泽奇 我今天早晨还接了老郑的信，他也是跟你一样的劝我的。秋姑娘啊，我自己不知道怎样苦苦地找着自己要走的路，可是也不知道是神的意志，还是命运的恶作剧，很不容易找到这条路。我苦痛得很！我不知道还是生于永久的好，还是生于刹那的好；向灵的好，还是向肉的好。

白秋英 我不大懂，林先生，可是在这两者中间就没有一个调和的法子吗？

林泽奇 在老郑他们也许可以办得到，在我是不可能的。我的生活，真象老郑说的一样，是一种东偏西倒的生活。灵——肉。肉——灵。成了这么一种摇摆状态，一刻子也安定不了。我的忧愁，就好象地狱里的绿火似的在我的心的深处燃烧着。我近时常受着死的诱惑，我时常觉得死神张着他的黑翅膀在那儿叫我。

白秋英 啊！

林泽奇 秋姑娘，不用替我忧愁。任他怎样的叫，我是不会随

便便就跟着去的。可是我是一个性格很弱的人，所以才来喝什么酒。啊！酒，酒，酒。秋姑娘。我从前也是一个禁酒论者，现在我才知道酒的好处。（饮酒）

白秋英 您也要知道酒的坏处啊。

林泽奇 我知道你的好心，可是象我这样不中用的人多得很，你能一个个去照顾他吗？你让我去得啦。

白秋英 林先生。我为什么能让你去？我能瞧着人家向井边走不要去拉住他？盆子里的花一天天枯了，我们知道给它浇水，瞧着您一天天瘦下去了，我能不关心您？林先生，您真不知道您自己是多么憔悴了。您从前和郑先生一块儿来的时候，是怎么个样子？现在变得这样又黄又瘦，精神也这样的颓废了。我昨天晚上看见您拚命喝酒的那个样子，想起倘使您是我的兄弟，我看见他在一个咖啡店里那样心事重重地喝酒，那咖啡店的侍女还坐在他身边装着笑一杯一杯地劝他，我不知道该多么地恨那女人。现在在您的姊妹的眼睛里，我就是这个可恨的咖啡店侍女了！我也不知道做过多少次这样可恨的侍女。我每逢想到这里，就恨不得即时离开这个店子。最伤心的是每逢看见林先生这样的少爷们，我总当他们是自己的兄弟，想问问他们的苦处。无奈他们没有一个人把我当姊妹。只跟我谈一些不相干的话，谁也不肯吐露他们的真心。至于那些轻薄的客人们，有时候甚至还欺负我，侮辱我，使我暗地里不知道流过多少眼泪。从前我羡慕咖啡店里的生活有趣，刚才有一位老先生也爱这种生活，他说在这种芳烈的空气中间，领略不尽的人生。可是我仔细看起来，这种

生活中间，除了叫我们吸引客人，伺候客人，多赚客人们几个钱以外，也没有什么可以领略的人生。什么芳烈的咖啡店，分明是一个荒凉的沙漠！不只咖啡店，我看全社会也是一样！我祖父去世之后，我爸爸和伯伯叔叔就闹分家。后来，我父母也去世了，什么财产也没有留下；伯伯叔叔怕我在他们家里打搅，急于要把我嫁给人家去，这就是逼起我由家庭那个小沙漠，逃到社会这个大沙漠里来了。我真不懂人和人之间，何以要这样冷冰冰的？何以不能够更相爱一点，更相帮助一点。啊！人在世界上，真是寂寞极了！

林泽奇 秋姑娘！你说的是。我真觉得人的一生，就好象在大沙漠中间旅行：哪一天大风会把黄沙从我们头上盖下来也不知道；哪一天那凶猛的鸚鸟会追着来吃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马贼会来打劫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瓶子里的水要喝干也不知道；望后面不知道哪里是故土，望前面不知道哪里是目的地。这时候不管我们是朋友也好，不相干的人也好，假使不相团结，不相扶持，怎么能渡得过这荒凉的沙漠呢？可是，秋姑娘，我现在的境遇就好象一个孤孤单单的旅客在沙漠里走着一样了，什么伴侣也没有，瓶子里的水也快喝干了，口里渴极了，四面一只树影儿也没有，他焦急得要发狂了，这时候假使有另外一个旅客忽然跟他相遇，给他一口凉水喝，你看他该怎样地感激流泪啊！可是这一个旅客除掉在我的幻想中是不容易遇着的。这种没有感激的生活，没有眼泪的人生，我完全厌倦了。我觉得在这一种生活中间我的生活力太薄弱了。所以我近来对人生一

不也……哭天地绝望了。可是在这个绝望中间很偶然给我一线光明的，给我一口凉水喝的，秋姑娘！那就是你了。我感激你。（紧握着白秋英的手不觉感极而泣）

白秋英（用另一手抚着林泽奇的手）林先生，我们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大家帮助，有什么好的事，也大家欢喜吧。仿佛听得郑先生说您府上要您回去结婚，您不愿意回去，您府上就不给您寄钱来了，这事是真的吗？

〔林泽奇点头。〕

白秋英 假使单是这样，那不是很容易解决的吗？您既然那样不愿意，干吗不写信向您爸爸妈妈详细说明您的意思呢。父母没有不爱儿子的，他们决不愿意他的儿子一生不幸的，您说是不是呢？

林泽奇 秋姑娘，假如事情那样容易解决，我干吗这样地难过呢？提起来很伤心。……我前年在工业学校快毕业了，我中途退学，又进这个学校，就完全为着延长毕业期限，暂时避免去接触那个问题。从今年暑假以来，我什么信也懒得写。给家里的信刚写了一封。咳！谁知道那一封信就是决定我的一生命运的供词！我现在虽然后悔，然而什么法子也没有。

白秋英（很关心地）那为什么呢？

林泽奇 因为我不该太同情我父亲了。我们家原先也是个小地主，但是当不住军阀们不断的内战，把田租都借到十几年以后了。平常的苛捐杂税又不知道多少，所以我们家，这几年也没落下来了，每年得向人家借钱，我订亲的这家人家不该就是我父亲借他的钱最多的人家，所以假使我履行婚约的话，看在亲戚面上，以后还可以向